

植树所思

■王玉林

吃过甜蜜的果实，不免盼在庭院里植棵果树，便于品味勤劳换来果实的余香。

我依时节植下一棵柿树，浇水、施肥、松土，小树经过三年的生长，逐渐挺拔，只是花蕾却杳无音信。我不解地到农技门市部咨询，一位女技术员敷衍地给我几片药说：“把药溶在水里浇到树根上，补充一下养料。”

春天到了，树上挂了几个花蕾，只是寥若晨星，“忽如一夜春风来”，却又把它吹得无影无踪。我植树的心也渐渐淡然。种此树虽不能傲梅，却也不煞庭院风景，又能乘风纳凉，还算乐哉！

一天，邻里一只小山羊乘虚而入，幸亏被及时发现，果树虽免遭剥皮之刑，但仍留下两三块长疤痕。时间久了，我植树之心亦慢慢淡化。

第二年春天，树叶儿绿了，花儿开了，不经意间到了中秋，累累的果实把枝头都压弯了。长着贼眼的鸟儿在树枝上跳来蹦去，窥视着鲜红的果实啄食。“鸟鸣家更幽”，对于植树，我有了一种惬意。

一次，我与朋友到农家作客，见老农拿把小锯在梨园里穿来走去，专在枝干茂盛的树腰里锯几下，汁液向外直淌。我欲言又止，朋友看出我的心思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明年中秋，准能吃上可口的果子了！”原来，外界的锯挫与磨砺弥补了生命本体的不足，敦促了生命的早熟与成功。

心存感激

■郭西开

生命总是在拥有与失去之间，体现自己的存在。人生在世，仓促无常，要想让生命更加绚烂，就必须用感激之心去经营。

我们感激春的妩媚，是它给我们带来无限生机；我们感激夏的热烈，是它给我们带来无限热情；我们感激秋的喜悦，是它给我们带来无限安慰；我们感激冬的宁静，是它给我们带来无限高洁。

我们感激黑暗，因为它是它张开双臂迎来了第一缕曙光；我们感激失败，因为它是它指引我们走向成功，让我们开始新的探索；我们感激对手，因为是他激发了我们的信心、斗志和无穷潜力。

只有学会感激的人，才能在生活中看到阳光，享受快乐。

当彩虹飞挂天边时，我们感激风雷雨电的孕育，彩虹是暴风雨最灿烂的笑容；当柳芽绽露枝头时，我们感激柔弱春风的裁剪，柳芽是春风带给人们的最亲切的问候；当稻穗谦虚地低下头时，我们感激酝酿成熟包藏丰收的秋天，稻穗是人们艰辛付出后最有价值的回报。

生活中的每一个人，只要心存感激，都将幸福并快乐着。不抱怨，不放弃，永远对世间万物充满感激，这正是我们的世界得以延续发展的根源，这也正是我们的生命得以生存并进而绚丽的根源。



我的第一笔血汗钱

■朱国杰

1989年春，我正上初中三年级。大叔在乡粮管所工作，我寄宿在他的宿舍已半年多，每天和弟弟来回步行二里地到乡中心学校上学。

赶上毕业班，老师让我拿钱买复习资料。我回家向父亲要钱，父亲手头紧让等等，后来我向大叔要，大叔没作声。看着别人为准备中招考试整天埋头做复习资料上的练习题，我心头的那个急呀，简直要从胸口迸出来。我深知家里的经济不宽裕，也没有什么好办法，只好暂且作罢。

一天，大叔把我叫到跟前，说：“你不是想要钱买书吗？我给你找了一份往你们学校食堂送面的活儿，一星期送一回，挣了钱你自己买书吧。”

那天下午，大叔找来一辆架子

车，在粮管所面粉站帮我装上10袋面粉，嘱咐我路上要悠着劲拉，累了要歇一歇。我满怀信心地从大叔手里接过架子车，挎上褡子绳，弓起腰，踏出我有生以来首次打工的第一步。

行走在平整的柏油路上，10袋面粉五百斤重对于年轻的我来说并不算什么。我走得很轻松，心想：大叔说一袋面粉运费五毛，这一趟能拉五块钱呢，以后得多装点，买资料的事儿就有指望了。我心里想着，越想越有劲，越想走得越快，拉着架子车简直要小跑起来。过了十来分钟，我累得如上气不接下气，脊背上的汗水早已打湿了粗布衬衣，额头上滚出一颗颗豆粒般大小的汗珠。我索性把车子往路边一靠，脱掉上衣，仅穿一件薄薄的汗衫，站在路边歇息。一阵凉爽的春

风吹来，心头升腾起阵阵快意。望着满眼滴翠的麦田，还有夕阳下辛勤劳作的人们，我感受到了劳动的艰辛和快乐，便又鼓足勇气，继续奋力前行。

这条平日里一天至少走六遍的公路是那般的熟悉，熟悉得哪里有几个凹坑，哪里有几颗大杨树闭上眼就能说得出来，可是今天感觉竟这样漫长，二里多路我走了半个多小时。当夕阳将要落山，西方的天空燃烧出橘黄色晚霞的时候，我才迈着沉重的步子，吃力地走进乡中心学校的大门。

我找到了正在伙房吃饭的郑叔。他放下碗筷帮助我把面粉从架子上卸下来，并关切地问：“累了吧，吃些饭再回去吧。”说着，他让伙师傅给我盛好了饭菜。我激动地接过来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



江南风光

骆民 摄

遥想麦收时节

■常全欣

几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走动，使我不免想起儿时有关麦收时的辛苦而甜蜜的记忆……

造麦场是麦收第一步。乡亲们总是选择一块离家较近、出入方便的地头当麦场。将麦割掉腾出场地后，泼上水，稍微晾凉，再用拖拉机拉着石碾碾上几圈。有的则从杨树上弄来些树枝捆在一起，上面放十几块砖头，或者干脆从坑塘里挖来淤泥放上，实在找不到重物，干脆拉着小孩子在上面，一家老少说着笑着拉着转上几十个来回，麦场就基本造好了。

蚕老一时，麦熟一响。麦子是是需要抢收的，星星还眨着眼睛，地里就有了割麦的人。乡亲们从一大早就开始割麦，虽然腰酸腿疼，但看到身后倒下的麦子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中午时分，大家就坐在田地里吃着带来的馒头、咸鸡蛋，尽管满脸灰尘，但丝毫影响不了大家的胃口。小时候，我家人口少，总是和堂兄家合伙收麦，为活跃氛围，他们总把每块地最后几棵麦留给我割，我也常以是我割完麦为由，换更多咸鸡蛋吃。

麦割完后，要及时将麦拉到场里垛好。田间小道上，男人在前面拉，女人和孩子在后面推，遇到路上

掉下的麦穗，还不忘弯腰拾起塞到自家车上。

“雪糕，雪糕！”卖雪糕的到来引起了孩子们的兴奋，纷纷向父母要来五分或一毛钱飞奔过去。卖雪糕的打开箱子，从棉被包的袋子里掏出冒着凉气的雪糕。还没接到手，孩子们的口水已经流了好长。一块雪糕要兄弟姐妹几个同吃的，怕不解馋，第一个拿到雪糕的，总会将包装纸撕下放在嘴里嚼嚼，因为上面还沾着不少雪糕水呢！

忙种忙，三两场。只要天气晴好，乡亲们扒开麦垛将麦子在场上摊开，一遍遍地翻着，好晒得更干更容易碾。中午，一台台拖拉机拉着石碾在各家的场地上来回画着圆周，约半个钟头，麦粒就基本脱落。碾场的走后，乡亲们就用木叉或铁叉端走麦秸垛在麦场一角，再把夹杂着麦芒和麦秸的麦粒堆成堆，等着一阵风，就要扬场了。

扬场是个技术活儿，我家则由父母完成。父亲一锨一锨地将麦子抛向空中，麦糠和尘土被风刮到一边，场地上麦粒越来越多；母亲则头顶草帽，用大扫帚不断地将还没碾下皮的麦粒扫到一旁。

扬完一场麦子要个把小时，当扬出的麦粒像小山似的堆在麦场时，已夕阳西下，麦场上人声鼎沸，欢歌笑语，有的还打开收音机，听着河南电台每晚七点的地方戏，喜悦之情放大了极致。

打出来的麦子要在麦场里晒几天才能入仓。晚上，男人们拿着凉席和被子睡在麦场里看着。一些男人会凑在一起讲些村里的风流事，闹得大家亢奋半夜。我有过和父亲看麦场的经历，睡在麦场上，听父亲讲牛郎织女、嫦娥奔月的故事，看着满天的星星，好像自己在天际遨游。

约摸着半月时间，收麦接近尾声，该垛麦垛了。麦垛分为方垛和园垛两种。垛垛时，要打好基础，人还要在上面踩着，垛好后，上面撒麦糠，糊上泥巴，以防透水。现在，人们对麦垛好像不太讲究，在乡下也很难找到像样的麦秸垛了。

“收完麦，打完场，闺女忙着瞧她娘。”闺女们买上糖糕、油条，带着孩子，看看一个麦季过去，父母的身体可好。当看到父母手上又多了老茧，身上还有被麦叶划伤的道道血印，总会心疼地说上几句贴心话，令父母感到无比温暖……

吃红薯

■贾致忠

儿子爱吃红薯，对红薯他甚至还能如数家珍般说出其营养价值来。

我和妻都是奔四十的人啦，都经历过那段以红薯为食的岁月，自然与儿子的钟爱红薯有本质区别。由于儿子的喜好，我们也少不了偶尔再吃红薯。这也倒好，这时时让我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。

我的少年时代是伴随着红薯度过的。

在我记忆中，每年至少有四个月是餐餐离不开红薯的。那时，全家7口人，一年的口粮不足2000斤，我们兄妹几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这点粮食实在远远不够。因此，每到红薯收获时节，杂粮当主粮的日子就开始了。记得我那时特别能吃，虽然红薯难咽，但总得填饱肚子，所以不想吃也得吃，要生存就别无选择。最苦最难的是母亲，不光自己餐餐尽吃红薯，还得想办法提高全家人的食欲。于是母亲在吃法上变了好多花样：煮着吃几餐，蒸着吃几顿，或切成小片儿晒干了煮着拌饭吃，或打成粉末做成粉条吃……这样艰难的日子一直延续到土地承包到户才告结束。

后来，日子好过了，逐渐吃上了白面馒头，红薯也就告别了我们的餐桌。离开了红薯，我没有再想过它，自然也没有吃过。

再后来，结婚了，生子了，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。许是细粮吃久了，油腻食物吃多了的缘故，有一天，妻提议，买点红薯尝尝吧？也是，多年不吃，换一换口味，也好！现在大伙儿不是正盛传“多吃杂粮，身体健康”吗？等我到菜市场买了回来，一顿吃过，倒引起已13岁的儿子的红薯欲。

就在前几天，一次，正在吃蒸红薯的妻一脸正经地看着我说：“其实，红薯挺不赖的，很甜，很好吃！”我笑了：“要不，吃它一个月试试，保准让你叫苦不迭。”